

参考资料

德国快讯

2018 年第 10 期 · 总第 706 期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 · 德国问题研究所 · 《德国研究》编辑部

本期主要信息

1. 何去何从：G7 峰会背景下美德关系的发展变化
2. 艰难向前：近期德俄关系的发展变化
3. 在合作与竞争中前行的德国对华政策

1. 何去何从：G7 峰会背景下美德关系的发展变化

2018年5月初以来，美国与德国和欧洲的外交关系急转直下。美国特朗普政府先是在月初退出了伊朗核协定，然后是在5月31日宣布将正式对包括德国在内的欧盟国家征收25%的钢铁关税、10%的铝关税。

在上周末举行的G7财长会议上，德国财长舒尔茨罕见地公开批评了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认为这“违背了世界公认的规则”。他尽管与美国财长姆努钦进行了约40分钟的“诚恳而开放”的对话，但也刻意在会议中的公开场合与其保持距离。在谈话中，舒尔茨直接表达了德方对美国发动关税战的决定，并要求姆努钦将德国的意见转交给特朗普。尽管如此，特朗普似乎并不为所动。他在随后发表推特表示，美国不会输掉贸易战争，不能再在贸易上被其他国家占便宜。德国国内有权威媒体甚至指出，德国应该通过抵制G7首脑峰会来表明反对特朗普政府的决心。

一、近期德国国内舆论对美政府的态度

德国国内舆论对于特朗普政府先后在伊朗核协议和征收钢铝关税问题上发难的做法十分愤怒。4月底，马克龙和默克尔曾先后前往华盛顿劝阻特朗普，不要在伊朗和贸易等问题上与欧洲产生矛盾，但特朗普却不为所动。此外，副总理舒尔茨、外交部长马斯等人也都曾先后多次赴美，但却并未从美国那里获得任何实质意义上的有关贸易问题和伊朗核协议问题的保证。例如马斯在访美时指出，美国仍然是德国在欧盟之外最重要的朋友，因此也能够在存在分歧的情况下继续这种关系。而美国国务卿庞培奥却对马斯的示好显得无动于衷。无论德国主流精英如何倾向于维持“自由主义的大西洋联盟”，德美关系现在很难修复，与美国在国际问题上进行合作更显得是纸上谈兵。在这种情况下，德国主流舆论开始认为，西方世界的同盟已经不存在了。如何应对特朗普政府，成为德国舆论探讨的焦点。

在经济上，德国主流媒体大都对特朗普政府持强硬态度。工商业协会主席施韦策尔（Erik Schweitzer）指出，欧洲主动对美国妥协是错误的，欧盟应该保护本地企业的利益。德国国内甚至有声音指出，德国企业不应该再依赖美国市场，从而以此应对美国的施压。

除了新闻媒体，德国国内各大政党对特朗普政府的政策也非常不满。尤其是美国新任驻德大使格雷内尔的多次出言不逊，引起了德国社会舆论的强烈反感。作为执政党之一的社民党认为，特朗普是在破坏大西洋同盟。绿党认为，这会恶化中东的局势。特朗普政府的政策非但没有促进中东的安全，反而会使该地区陷入进一步的不稳定中。传统反美的左翼党更是认为，德国和欧盟国家应该团结俄罗斯和中国，采取所有的手段向特朗普施加压力，并拯救伊朗协议。在特朗普的强硬政策背景下，连传统亲美的自民党和基民盟都越发持批评态度。基民盟官员指出，格雷内尔有关加强欧洲保守势力的讲话体现了特朗普政府削弱欧洲团结的意图。自民党主席林德勒指出，特朗普频繁的威胁言论是非理性和不负责任的，“美国曾是民主和自由的灯塔，但今天我们却发现这些价值观在美国得不到保障”。

二、德国政府对美国退出伊朗核协定的反应

与德国主流舆论和各大政党的表态不同，默克尔领导的德国政府在应对美国退出伊朗核协定和对欧征收钢铝关税的问题上，显得比较迟缓和克制。在做出正式的全面回应前，柏林希望弄清楚的是，特朗普真实的战略意图到底是什么。例如在伊朗核协议问题上，特朗普到底是想使德黑兰发生政权变动，还是像其使用的其他外交政策一样，在正式场合进行威胁并施加压力，以便在之后获得对方的妥协。同时，在贸易问题上，德国

政府也希望弄清楚特朗普政府真实意图。

对于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问题，德国政府认为，此时终结伊朗核协议的做法不对。尤其让德方不满的是，核协议签订后，伊朗并未有任何明显违反协议的举动。尽管该协议并不理想，且伊朗的导弹计划对以色列也是个威胁，但只有在核协议生效的情况下，才能和伊朗在这些主题上进行更好的对话。默克尔也公开表示，特朗普退出协议的做法使得全球秩序陷入了真正的危机中：“如果我们因为不喜欢协定中的一些东西就退出多边协定，这对世界也将是一个坏信号。我们希望加强多边体系。”外交部长马斯也指出，尽管德国不支持伊朗在叙利亚的活动及其导弹计划，但伊朗核协议却合乎德国直接的安全利益，即在临近欧洲的地区阻止核武扩散。因此，德国和欧盟会坚定捍卫此协定。

德国担心美国政府的决定会给德国企业带来何种影响，尤其是美国政府会如何惩罚那些不愿放弃在伊朗业务的德企。从目前情况来看，尽管欧盟宣称会对受到美国制裁的企业提供补贴，但具体做法却仍未知晓。如果德国希望拯救伊朗核协议，则需要在美国制裁的背景下，继续向伊朗提供经济支持。但由于美国对那些与伊朗进行贸易的企业施加了巨大压力，这样的做法显得极其困难。尽管德国是欧盟境内对伊朗出口最多的国家，并在去年对伊有 30 亿欧元的出口，但 2017 年伊朗仅仅是德国在全球的第 58 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为 33.84 亿欧元），而美国则是德国第 3 大贸易伙伴（1725.94 亿欧元）。德伊贸易只占德美贸易的零头。因此，一旦德国企业在美国制裁下受到压力，或觉察到美国制裁的所带来的消极影响超过了德国能从伊朗贸易中得到的好处时，德国国内很快就会出现有关与伊朗的贸易关系是否值得损害对美贸易的讨论。

三、德国政府对美方征收钢铝关税问题的反应

而对于美国决定正式征收钢铝关税，德国的反应更加复杂。德美在经贸领域的紧密联系，使得德国政府不认为特朗普会继续采取损人不利己的行动。以联邦经济部长阿尔特迈尔（Peter Altmaier）为代表的政府高层官员仍然在等待美国的回心转意，并认为美国关税对德国的影响程度不大。例如，阿尔特迈尔认为，美国仍会豁免德国生产特殊钢铁的企业，而且德国经济受到的波及取决于美国如何使用关税手段，以及美国企业如何按照美国法律申请例外对待。由于德国生产的特种钢不会那么轻易被美国本土的钢铁取代，因此美国企业仍然会对这些钢铁有巨大兴趣。只要欧洲国家团结一致和自信，就“也许仍能制止一场贸易战”。同时，他也不相信美国会真的对欧洲的汽车征收高昂关税，因为那样的话双方都只会受到损失。与阿尔特迈尔的观点类似，德国联邦银行主席魏德曼（Jens Weidmann）也认为，美国此次征收的关税不会给德国造成太大的经济影响，因为这只占到欧盟国内生产总值的 0.04%。不过，如果美国进一步在其他领域征收关税，则会影响到德国企业和消费者。德国的应对是，在 WTO 的框架内和欧盟国家一起状告美国。

真正让德方担心的是这一争端的继续扩大。阿尔特迈尔曾表示，与美国在钢铝领域的关税冲突若扩大到汽车、纺织业和生活产品等领域，将会危害到正在复苏的欧洲经济。所以，应该抓住所有的机会调解美欧贸易争端。他甚至表示，准备与美方进行“夜以继日”的谈判工作。与此同时，在德国经济界和政治界，都还有很多要求与美国达成“轻型 TTIP”协议的呼声。阿尔特迈尔等德国政府高层期待美国政策的自发调整。他们认为，随着美国国内商品由于关税的增加而变得昂贵，美国国内会“有一波反思”的潮流兴起。同时，他希望欧洲与其他西方国家能够一起共同应对特朗普政府的行为。

与政府高层不同，德国地方官员则显得更加**不安**。**他们认为**，美国的关税措施，会对当地德国企业造成重大影响，例如巴登-符腾堡州经济部长指出，如果美国对德国企业征收关税，那将会“重击”作为汽车州的巴登-符腾堡州的车企。美国是该州最大的

贸易伙伴，该州 12.2%的出口都销往美国。

四、德美关系的未来可能走向

毫无疑问，特朗普的整个总统任期将会是对战后西方自由主义世界体系的巨大挑战。德美关系实际上已经到了历史低点。德国实际上成了特朗普政府一系列敌对政策的主目标。美国对德国的不满看上去是全方位的。美国白人种族主义分子不喜欢德国对叙利亚难民的慷慨，贸易保护主义者讨厌德国的巨额贸易顺差，政府鹰派对德国政府不参与空袭叙利亚的决定很生气，敌视俄罗斯的人怀疑德俄之间的北溪 2 号天然气管道项目，甚至对欧洲相对友好的美国国防部也对德国军队现状及其预算甚至不足国内生产总值的 1.2%而不满。

从短期来看，德国对美国的不满，主要是来自对美国破坏西方缔造的多边主义和既有国际协定的不满，对特朗普式的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鄙视，以及对国际秩序可能失控的担忧。可以看到，德国指责的对象，主要集中在特朗普政府而非美国。正如默克尔在访美时强调的，美国对于很多德国人来说，仍然是个“追梦之地”（Sehnsuchtsland）。作为东德反共人士出身的默克尔，近年来的一些政策中都体现出了强烈的亲美倾向。在德国看来，特朗普政府对大西洋伙伴关系和自由世界秩序的破坏，只会有利于西方眼中的世界秩序挑战者：中国与俄罗斯。

正是因为对美国仍有很大的依赖和期望，德国政府在应对特朗普的态度上是十分矛盾和犹豫不决的。尽管德国和欧盟多次明确表态不会在胁迫的情况下进行贸易谈判，但实际上并没有拿出具体且有效地应对特朗普的措施。在特朗普政府正式宣布在 6 月 1 日起，不会继续对德国等盟国进行钢铝关税的豁免后，相对于法国总统马克龙的系列果断发言，德国政府的反应也是相当无奈和迟缓的。阿尔特迈尔指出，德国和欧盟尽管已经在世贸组织提出了，但正式的应对措施还有一段时间才能正式出台。

目前唯一能够明确看到的，是德方现在努力与欧盟及包括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乃至新加坡在内的西方世界伙伴加紧了有关维护多边自由国际体系和抗击特朗普政府单边主义的协商。例如，德国和欧盟与上述国家进行了有关自由贸易协定的协商，并争取尽快达成这些协定，以巩固西方主导的自由世界秩序。正如德国政府的公开声明所指出的，德国和欧盟在国际贸易领域应该独立发声。

而对于美国来说，在应对包括伊朗、朝鲜、以色列和叙利亚等全球性危机的同时，将传统盟友拉入一场政治和贸易战中，明显不合时宜和缺乏外交智慧。毫无疑问，特朗普使美国二战后在欧洲塑造的良好形象受到了重创。而美德关系和跨大西洋伙伴关系何去何从，也会对整个世界的局势变化产生重大影响。

2. 艰难向前：近期德俄关系的发展变化

5 月初以来，由于国际局势的变化发展，长期恶化停滞的德俄关系有了一些改善的迹象。在西方盟国对叙利亚目标的空袭中，德国并没有参加。5 月中旬，德国外交部长马斯和默克尔总理也先后访问了俄罗斯。

一、德国国内有关俄罗斯问题的争论

在德国国内，有关俄罗斯问题的争论长期以来是个重要的政治主题。目前德国有关俄罗斯的言论主要分为两派，一派同情俄罗斯政府，另一派则对俄罗斯持明显批评的态度。前一派人主要是在德国政治光谱中居于中左的社民党（尤其是以前总理施罗德为代

表的党员)，以及左翼党。

从 20 世纪 70 年代的新东方政策以来，社民党长期支持与俄罗斯进行对话，并反对那些干扰发展对俄关系的因素。身为社民党人的前德国总理施罗德不仅与普京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还在俄罗斯企业董事会中任职，被称为俄罗斯在西方政界高层最后的伙伴之一。社民党现任主席纳勒斯（Andreas Nahles）也明确表示，德国希望成为俄罗斯的好邻居。社民党高层明确表示，反对西方盟国在叙利亚的军事打击活动，应该与俄罗斯一起寻找外交解决争端的方法。

需要注意的是社民党外交部长马斯近期有关对俄政策的表态。马斯与大部分社民党高层不同，他猛烈批评俄罗斯及与其对话的尝试，并公开表示，目前俄罗斯回到 G7 峰会的条件仍不成熟。因此，马斯也受到了社民党内亲俄势力的猛烈批评，党主席团还一致表示要就对俄政策与其进行协商，并要求继续与俄罗斯进行对话。

与社民党相比，长期是联邦议院主要反对力量的左翼党对俄立场更加亲近，被德国媒体称作俄罗斯的“忠实朋友”。左翼党联邦议院主席瓦根克内希特在最近进行的一个采访中指出，德国和欧盟需要俄罗斯的帮助才能解决国际上的重要问题。她甚至建议美国之外的西方国家应该重新将俄罗斯纳入，从而组成新的 G8 集团，以使得该集团内部能有国家抗衡美国。

坚决反对俄罗斯的，主要是自民党和执政党基民盟的部分党员。尤其是自民党，它不仅要求德国与西方盟国的对俄政策保持一致，“不能再单独行事”了，还要求彻查俄罗斯的对德网络袭击和破坏国际法的行为。

二、默克尔对俄罗斯的现实主义外交

德国联邦政府内部对于俄罗斯的态度是矛盾的。以默克尔总理为例，她一方面与普京有着良好的个人关系，另一方面又在诸多国内国际问题上对俄罗斯持强硬的批评态度。而政府内阁大员对于俄罗斯的态度也明显不一致。例如，联邦内政部长泽霍夫指出，只要时间表允许，就会去观看一场德国国家队的世界杯比赛。而与此同时，默克尔总理仍未对自己是否前往俄罗斯做出决定。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外交部长马斯和副总理舒尔茨都明确表示，没有计划前往俄罗斯观赛。

目前默克尔的对俄外交，更多是采取了一种现实主义的政策，主要是为了应对美国特朗普政府对多边国际体系的破坏而试图打俄国牌。在此次的俄罗斯访问过程中，默克尔公开表示，与俄罗斯的友好关系有利于德国的“战略利益”，与俄罗斯对话有助于解决目前的矛盾。默克尔在与普京谈话时表示，德俄合作应该经受住非常艰巨的考验。她认为，应该区分出在哪些领域德俄之间意见明显一致，在哪些领域德俄之间不一致。

在此次访问期间的对话中，默克尔和普京都认为，美国退出后，伊朗核协定应该得到继续维持。默克尔在与普京共同进行的记者会上公开表示，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使得这一地区的局势再度变得复杂，而德国将继续留在协定中。正如德国媒体所分析的：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使得欧洲国家和俄罗斯突然有了一个共同的利益，即继续维持核协议，并将美伊两方都拉回谈判桌上。

三、目前德俄关系的主要矛盾所在

尽管默克尔通过访俄，在普京和世界面前展示了德俄“合作”的重要性，然而，德国与俄罗斯现存的矛盾是如此之多，使得双边关系很难在近期得到实质提升。自 2014 年克里米亚危机发生以来，德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已经进行了 4 年多。在这 4 年期间，德国与俄罗斯的关系全方位恶化。目前尽管德国在俄企业创造了 27 万多人的就业，在德国也仍有 1500 家与俄罗斯资本有关的企业活动，但受到 2014 年克里米

亚危机后西方对俄制裁影响，俄罗斯在德国对外贸易中的比重近年来下降明显，从制裁前排名前十的德国外贸伙伴下降到了 2017 年的第 13 位，双边贸易额也从 2012 年的 805.32 亿欧元大幅降到了去年的 572.68 亿欧元。

此外，德国对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军事干预、对乌克兰东部武装的支持的不满，以及俄罗斯前特工斯克帕尔妇女中毒事件和随后的俄欧外交争端，看上去都是难以在短期内解决的棘手问题。在与俄罗斯和解并不那么容易实现的情况下，德国的俄罗斯研究者认为，普京现在更感兴趣的，是西方世界的分裂。现在看来，默克尔去年 5 月访俄也没有取得任何显著的成果。德国政府现在仍然坚持西方世界在克里米亚事件后对俄进行的制裁。

在这几个矛盾点之外，俄罗斯新近颁布的反制裁法案也会对德俄关系产生消极影响。这部由俄罗斯国家杜马在 5 月底通过，并由普京在 6 月 4 日签署的反西方制裁法案指出，俄罗斯政府会对美国和其他对俄不友好的国家采取反制措施，包括终止合作、限制或禁止进出口贸易及这些国家在俄投资等内容。俄罗斯的这一措施，和美国先前颁布的一系列限制外国企业对俄贸易的措施加在一起，使得德国分析者认为，俄罗斯官方的这一举动，将迫使德国企业在美国和俄罗斯之间做出选择。而德国企业很可能会从俄国市场部分撤退，因为毕竟德国大企业在美国的生意要比在俄罗斯大得多。

德国政府对俄政策中的现实主义因素还引起了美国和欧洲盟友的反对。计划由俄罗斯波罗的海出海口直通德国境内的北溪-2 天然气运输管道项目，有利于德国的经济和能源需求。因此，尽管近年来与俄罗斯有很大的矛盾，但德国政府却仍然在推进。不过，默克尔和德国政府现在首先面临的，是安抚乌克兰及东欧等对这个项目极其反感的国家。德国政府需要向其保证该项目完成后，俄罗斯天然气仍然会继续过境乌克兰，从而让乌克兰继续从中获得经济和政治上的好处。默克尔此次在俄强调，北溪-2 只是一个经济项目，德国会对乌克兰的战略利益进行保证。

3. 在合作与竞争中前行的德国对华政策

2018 年 5 月 24~25 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开始了她获得连任后的首次中国之行。作为欧美国家里访华次数最多的领导人，第 11 次访问中国的默克尔已经对中国相当熟悉。从目前已经公布的中德双方会谈记录和有关发言中可以看到，在这第一天的行程中，德国政府多次强调中德在多边主义、伊朗问题、扩大贸易投资等领域的合作和共同利益所在。默克尔在与习近平主席会谈时指出，中德合作不能只停留在那些双方已经取得了一定成就的领域，还应该将一些新的发展也纳入双方既有的合作之中。她还在其他场合提及了中德两国汽车领域共同应对大数据时代的挑战时所能进行的合作。

在强调中德合作的同时，默克尔也并不讳言中德之间的目前的矛盾和分歧。她在 24 日召开的中德经济顾问委员会上明确提出，德国欢迎中国企业赴德投资，但中国应该为德企进入中国市场提供相互平等的准入条件。此外，她还公开提及了两国在数据和信息保护方面的看法的巨大差异，并批评了中国《网络安全法》中的某些内容，认为德国在华企业应该不受阻碍地、安全地进行数据流动和转移，“中德在这个领域显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默克尔的上述表态，与德国国内近来有关对华政策的讨论有着紧密的关联。

一、默克尔的中国行与德国国内对华政策讨论

仔细读默克尔 24 日在北京的有关公开发言，可以发现其发言主题大都早已在德国

国内近来有关对华政策的讨论中被提到过。在近期德国国内有关中国的讨论中，中国被视作一个对抗性的、与德国存在重要制度竞争的国家。而更具根本性的变化是，这些讨论不再仅仅局限于德国能否或如何改变中国，而是集中于讨论中国正在如何深刻地改变德国。中国也不再被当作一个消极被动的、地区性的、对德国影响不大（或只有经济影响）的国家，而是被视作正在努力改变全球现状的国家。

首先，在中德双方此次会谈重点的贸易投资问题上，德国国内的主流舆论和知识精英不仅继续指责中国市场不开放导致德企利益受损，还曾公开支持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对华贸易战措施。德国权威媒体《法兰克福汇报》还公开表示德国在中美贸易争端上应该倒向美国，“西方应该团结一致为自由贸易及其社会和经济模式而斗争”。德国《经济周刊》撰文，对美国有关中兴华为等危害国家安全的看法表示赞赏。《明镜在线》也表示，特朗普的对华制裁措施是可以理解的。

就默克尔在 24 日的公开谈话中多次强调的大数据和信息保护等问题，近期，德国越发重视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新兴工业科技领域，中国可能给德国带来的所谓“制度性”挑战。德国国内舆论甚至将中国对非法 VPN 的管控视作是中国政府实现“中国制造 2025”的办法之一。今年 3 月底，216 家接受《南德意志报》采访的在华德企中，有 83 家都表示，VPN 翻墙对其“至关重要”。40%的企业担心，一些敏感的信息很快就不再安全。37%的企业认为，这会增加德国企业在华的运营费用。德国政府网络安全顾问甚至将这一举动视作中方的“经济间谍行为”，并建议德企要么离开中国，要么将敏感信息通过加密的 U 盘进行邮寄。

德国国内还越发出现了针对中国利用网络技术威胁其国家安全和体制的探讨。联邦宪法保卫局局长马森甚至公开将中国的国家体制视作是对德国的整体威胁。他在 4 月中旬指出，中国在德国的投资成了德国的安全隐患，中国企业常常在德国“建立企业党委会，从而使中国政府能够影响到企业的决定权”，而这“损害到德国的技术进步，并危害欧盟的安全和公共秩序”。由于德国对中国人工智能发展的严重消极看法，默克尔此行所访问的中国科技中心之一的深圳，也被在德国有巨大影响的《商报》称作“监控之城”。目前越发明显的趋势是，德国开始强调自身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潜力和贡献，“有关人工智能的经验不是在其他地方，而可以在德国获得”。

二、默克尔的现实主义外交

李克强总理在双方的新闻发布会中将默克尔称为一个“非常非常聪明的女人”。德国国内舆论在其访华前和访华过程中所施加的巨大压力，并没有使她忘记德国通过与中国合作可以获得的现实的经济及外交的好处。默克尔这次在北京的几次公开谈话中就谈到了这一点。

默克尔的这一举动，和近来国际局势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观念。在特朗普政府的单边主义阴影下，欧美贸易争端、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等一系列事件使得德美间的政治外交关系迅速恶化。默克尔、副总理舒尔茨、外交部长马斯等人都曾先后多次赴美，但却并未从美国那里获得任何实质意义上的有关贸易问题和伊朗核协议问题上的保证。无论德国主流精英如何倾向于维持“自由主义的大西洋联盟”，德美关系现在很难修复，与美国在国际问题上进行合作更显得是纸上谈兵。德国主流舆论甚至认为，西方世界的同盟已经不存在了。德国政府和舆论都开始考虑如何应对特朗普政府。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默克尔开始进行更现实主义的外交。她开始了对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被视作西方战略竞争对手的国家的访问。默克尔在访问与德国敌对已久的俄罗斯时公开表示，良好的德俄关系有利于德国的“战略利益”。而与此类似，默克尔在访华前就表示，德国和中国都支持世界贸易组织，而且都希望加强多边主义，并寻求中方与

德方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的合作。此次访问中国，默克尔还了解到了中国在人工智能等一系列领域的发展情况，并在回国后提议加速德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但与此同时，德国和欧洲在一系列对华问题上仍然持指责和消极态度。例如，6月1日，欧盟在世界贸易组织状告中国，要求启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程序。欧方称中国政府有关技术转让的措施不符合《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等世贸组织规则的相关规定。在台湾问题上，德国和欧盟也越发消极。5月下旬在日内瓦召开的世界卫生大会并未邀请台湾参加，而德国、欧盟与美、日、澳大利亚等国一起表态支持台湾参加。欧盟今年在世卫大会报名截止日前后，多年来首次分别以文字及受访方式明确表达支持台湾参与世卫大会，认为这符合欧盟及更广泛的全球利益。

从今天的国际局势来看，中德在一系列国际和地区问题上显然有着大量的共同利益，两国的合作早已从双边扩展到了全球层面。中德两国要做合作共赢的示范者、中欧关系的引领者、新型国际关系的推动者、超越意识形态差异的合作者。这应当是双方下一阶段推进两国关系的共同努力的方向。

《德国快讯》信息均来源于德国相关媒体，除特别注明外，欢迎转载。但敬请在转载时注明由本刊提供。

《德国快讯》半月刊
每月10日、25日出版

2018年5月25日

<http://dgyj.tongji.edu.cn>

<http://german-studies-online.tongji.edu.cn>

编辑出版：《德国研究》编辑部

责任编辑：陈 骏

地址：200092 上海市同济大学

电话：65980918, 65983997

E-mail: dgyj@tongji.edu.cn